

我在埃及的间谍活动



[以]沃尔夫冈·洛茨



群众出版社

201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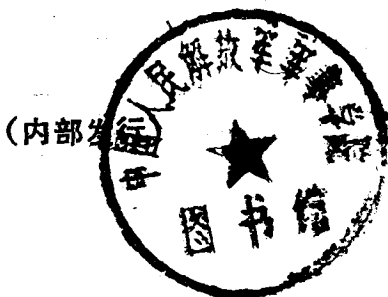


2 020 3305 8

我在埃及的间谍活动

沃尔夫冈·洛茨著

张宝青 吴正普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我在埃及的间谍活动

沃尔夫冈·洛茨 著 张宝青 吴正普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安丘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9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山东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24

定价：1.15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沃尔夫冈·洛茨是以色列的间谍。他在书中描述了他~~在埃及为以色列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的详细经过，叙述了以色列情报局对他的招募、训练和派遣等情况。

沃尔夫冈·洛茨一九二一年出生于德国的曼海姆，从小在柏林长大。他的父母均是文艺工作者，母亲是一名犹太人。一九三三年他随母亲移居巴勒斯坦，不久在当地加入了犹太地下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报名参加了英国军队。由于他会讲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德语和英语，被派往埃及帮助审理纳粹战俘，在埃及和北非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一九四八年第一次埃以战争爆发后，他报名参加了以色列军队，并被连连晋升。一九六二年底，他受以色列中央情报局的派遣，由德国转经意大利去埃及。他以“德国游客”和“养马专家”为掩护身分，广交埃及上层名流，为以色列搜集埃及的最新式导弹、火箭、飞机制造等方面的情报，这对以色列取得“六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洛茨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埃及被捕，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一九六八年二月三日，以色列不惜重大代价，用“六日战争”中俘虏的五千名埃及战俘（包括十名埃及将军）将洛茨换回以色列。

本书译自联邦德国菲舍尔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德文版。鉴于作者的立场所限，书中有不少观点是错误的，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译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于北京

目 录

第 一 章	我是怎样成为间谍的	(1)
第 二 章	无忧无虑的日子	(13)
第 三 章	马和间谍活动	(42)
第 四 章	光荣的历史	(49)
第 五 章	大胡子先生	(61)
第 六 章	回头看看后边是谁	(74)
第 七 章	导弹和香槟酒	(81)
第 八 章	真相败露	(102)
第 九 章	老实交待,洛茨先生!	(124)
第 十 章	高级法庭	(154)
第十一章	宣布判决	(177)
第十二章	图拉监犯388号	(182)
第十三章	交换比例	(207)
结 束 语		(230)

第一章 我是怎样成为间谍的

“洛茨先生，本法庭根据控告，确认您犯有屡为以色列从事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罪行，其矛头是针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本庭根据您的罪行，判处您死刑。洛茨夫人，本庭对您……”

我通身大汗地从睡梦中惊醒，一下子坐了起来。阳光已经透过百叶窗射进屋内，远处传来开向特拉维夫的汽车的笑声。时间估计不早了，因为瓦尔特劳德已坐在平台左侧一边喝咖啡一边读晨报了。她用手指了指报纸上的黑字标题“间谍的婚礼”和标题下面的一幅照片。

照片上，我身着一套黑色礼服站在新娘的右侧，果尔达·梅厄总理也面带微笑地立在我 and 刚被释放的新娘玛奇里·尼尼奥的旁边。望着照片，我不禁想起了开

罗，想起了我们的被捕和对我们进行的公开审讯。开罗报纸在公审之前曾经对我们的案子进行了数周之久的报道。

对我们的公审是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始的，进行了近一个月。审判期间，我一口咬定自己是德国公民，并声称，作为德国人，我是被以色列情报局拉下水的。以色列的一名情报人员要求我在埃及为他们刺探情报，我答应了要求，并表示，主要是为了赚钱才同意这个请求的。的确，我认为自己的伪装是天衣无缝的，因为尽管我在一九三三年离开德国来到以色列定居并成了以色列公民，但我同时还拥有德国国籍。我的德国护照是千真万确的。

我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曼海姆。父亲汉斯先在柏林任戏剧导演，后到汉堡国家戏剧院任客邀导演。母亲海伦妮是一个犹太演员。我从父母身上继承了某些表演天才，这对我日后在埃及的活动起了极大的帮助。我不仅风流潇洒，而且是一个出色的叙事能手和聊天伙伴。我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阔气大方，并且讨人喜欢的男子，虽然很有来头，但又让人容易接近。

由于父母并不十分虔诚，况且父亲又不是犹太人，因此我没有施行割礼。这在后来给我帮了大忙，它证实了我的伪装，从而救了我的命。

我是在柏林长大的，一九三一年入莫姆森人文中学学习。这时我的父母决定各奔东西。他们离婚不久父亲便溘然长逝了。一九三三年，母亲带着我移居巴勒斯坦。她是犹太人，由于当时纳粹刚上台，她知道在德国呆下去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到达巴勒斯坦不久，母亲便在哈比马戏剧院找到了一份工

作。她和大多数移民一样，过着贫困的生活。她已习惯了柏林的社会生活，而现在却来到了一个不开化的地方，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这里的居民过的是一种开拓者的生活。母亲不会讲也听不懂希伯来语。我当时十二岁，语言上的困难比她要小一些。到巴勒斯坦后不久，我便进了本西蒙的一所农业学校。我在这里学会了骑马、养马、相马和关于马的一切知识，这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在嗣后的岁月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敌视变得愈来愈大。一九三七年我十六岁的时候，加入了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地下部队。当时本西蒙的周围全是阿拉伯人的居民点，到这里来的人得坐全副武装的汽车才行。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汽车和车上装载的违禁物品，大多是武器和弹药，同时还保卫本西蒙及其近郊地区。我们一般是骑马执行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我涂改了自己的出生日期，志愿参加了英国军队。我当时会讲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德语、英语四种语言，这对英国人来说是有用的。他们马上把我派到了埃及。这样，我便在埃及和北非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战争结束时我担任军械官。当时我留着一副浅红色的八字胡，人们给我起了个“胡子”的绰号。后来，我慢慢地学会了一些手艺，但这些手艺同我战后在海法炼油厂担任的管理工作并不对路。于是，我参加了地下部队组织的武器走私活动，从此开始了我的双重生活。

这样生活了三年，直到一九四八年爆发第一次埃以战争，我报名参了军，并被晋升为少尉，指挥一支由移民组成的、缺乏训练的部队。我们连在拉特伦地区陷入了激战，当时我连的任务是占领拉特伦以南的布尔马公路，使通往耶路

撒冷的交通保持畅通无阻。战争结束时，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终于成为现实。由于我这时已习惯了军人生活，对转业后的生活又没有把握，便决定作为军官留在部队。我先后指挥过战斗部队和训练部队，后来被擢升为少校，以某步兵旅旅长的身分参加了一九五六年苏伊士战争。我们旅在这次战争中攻占了内格夫沙漠中的拉法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军队中的任务愈来愈多，渐渐变成了例行公事，主要是做管理工作。二十年间，我曾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当生活渐渐变得淡然无味的时候，以色列情报机关相中了我。起初我对此很吃惊，在我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我想听听我的一位好朋友的意见，他在情报机关担任一个较高的职务。

我问他我是否适合于做情报工作，是否有前途。他回答说：“根据我的经验，不外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您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马上就洗手不干，因为这里的工作太烦人了；另一种可能是您很快就会感到这里的工作十分有趣，很合胃口。”

而我真的很快便迷上了这种工作。回首当年，我感到以色列情报局当初偏偏选中我确实不是偶然的巧合，倒是证明情报局的人是何等的精明和有眼力。因为，我虽然是半个犹太人，但是个民族主义者，愿意为国捐躯。我的德国经历使我能够毫不费力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德国人。我满头金发，身躯健壮，从整个外表和言谈举止上来看，完全是个典型的条顿人。我的酒量很大，完全符合人们对于德国军官的一般想象。这样一些特性，加上我继承了父母的演员气质，使我确实显得极为适合于担任这项任务。我习惯于听从命

令，因而不容易为对方所慑服。

对我的训练开始了，紧张而又累人。令我感到无比兴奋的是，对我的训练就象是一次军事战役，象是对埃及进行一次军事进攻。首先是弄懂复杂而又矛盾的埃及政局，老实说我是在到达埃及几个星期之后才基本上明白了埃及当时的局势的。在接受训练期间，我把埃及局势的许多细节背得几乎滚瓜烂熟，这为我后来能够向以色列提供各种有价值的情报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纳赛尔通过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攫取了政权。我还记得，纳赛尔如此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把经济搞得濒临崩溃的法鲁克王朝，曾使我感到多么地吃惊。政变的计划十分周密，但执行时并不顺利。比如，当时的通信联络未被切断，这是因为，当紧急命令传到有关军官的私人宅邸时，他正在电影院消遣。一队巡逻警察截住了纳赛尔，因为他乘坐的小车的尾灯出了毛病。稍后不久，他又差点儿被他自己手下的人逮捕。

对每个人来说，这是紧张而又混乱的一夜。然而第二天一清早，美国大使就受到了阿里·萨布里的造访。他是一个忠实于纳赛尔的军官。他通知大使，埃及已通过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法鲁克，纳吉布已当选为国家总统，纳赛尔担任总理，新政府希望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尽管埃及政府与人民之间有着一道鸿沟，但是纳赛尔和纳吉布在老百姓中间威望还是很高的。每一个埃及人对法鲁克王朝和国家灾难般的经济形势都感到厌倦。新的当权者许诺将稳定经济，并通过农业改革来改善农业形势。对于以色列问题，当时埃及领导人明智地

不作任何表态。因此，美国人是以善意的态度对待新政权的，直到局势稳定下来。美国人当时最坏的估计是，埃及可能会象叙利亚一样经常发生政变，经常更换军政府，并且出现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当时，共产主义在埃及影响很大。埃及有一个实力挺强，但政治上还没有代表性的共产党。这个党同穆斯林兄弟会一样，曾经警告说他们要在法鲁克政权期间进行一场革命，推翻这个政权。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虽然有俄国和美国的帮助，但仍处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之中。君王们个个腐化堕落，国家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但是革命者同样也没有重整河山的能力。美国人认为，面对四分五裂的埃及政党，培养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不仅可以作为稳定局势的榜样和典范，而且还可以坚定埃及的亲西方立场。

纳赛尔接管的无疑是一个极为困难的破烂摊子。他所面临的困难是，老百姓没有一点儿民族激情，农民和工人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他们把自己视作二等公民。最大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腐化堕落现象。行贿受贿在埃及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倒卖钞票更是屡见不鲜。在我到达埃及之前，以色列情报机关认为，我可以十分容易地参加到这样的交易中去。

最初，人民将革命党人视作自己的解放者，因为法鲁克政权的大多数获利者都是人民所憎恨和惧怕的统治者。但是，尽管纳赛尔作了种种努力，想改善和缓和老百姓的境况，最后还是不得不使用不受欢迎的强制措施，其中包括不经法庭判决就羁押人等等。

在纳赛尔执政的头几年里，他对以色列这个烫手的铁块采取了“温和的态度”，但后来他的政策渐渐地变得强硬起来，并对加沙地带以远的以色列领土进行了一连串的恐怖袭击，

使气氛变得更加紧张起来，从而终于导致了一九五六年苏伊士冲突。在埃及人眼里，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接着，在叙利亚和约旦又发生了新的冲突，直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埃及和叙利亚决定结成联盟为止。至此，纳赛尔的权力已经到了顶点。但同时，开罗的监狱也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政治犯。有的人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即横遭逮捕，有的作为公开审讯的牺牲品也身陷囹圄。形势变得十分可怕，当局动辄抓人，纳赛尔这个人民的领袖变成了独裁者。

在这期间，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的处境也日益恶化，这正是我为什么愿意接受任务的另一个原因。数百年来，埃及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直和睦相处，没有发生过冲突，也没有出现过排犹情绪。犹太人在阿拉伯商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看作是出色的老板。他们的工人和雇员享受良好的待遇，即使在生病时也能受到照顾。犹太人如同心地善良的帕夏一样，用高尚的伦理道德建立起了一种受人尊重的封建制度。许多犹太家庭世代忠实于他们自己的领主。这里的犹太人一大部分是金匠，还有一些是商号老板和无固定职业的居民。尽管他们同在欧洲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做事的教友一样只能担任一定级别以下的职务，但是这种制度却沿袭下来了。然而这种限制还不能算是排犹主义的，这只不过是一种被犹太人接受了来而任何人都不去议论的状况，当然知识分子和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例外。

一九五四年，纳赛尔决定进行一场排犹运动。他们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以填补国库的漏洞。被纳赛尔请去的前德国纳粹分子，想方设法在埃及排除犹太人的影响。他们当然全力

支持这场运动。该运动计划在五年内将犹太人的所有财产收归国有。这场运动应当尽量不引起公众的注意。所有犹太人被追离开他们在政府里的工作岗位，或者是交出他们的私人企业。二千到二千五百名犹太人遭到逮捕，几个月后才被释放。接着，另一些犹太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然而埃及在当时同美国有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不十分残酷和野蛮，这对犹太居民来说真是不幸中之万幸。当时如果苏联或纳粹德国对埃及影响较大的话，情况也许就大不相同了。

当时大约有十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埃及。在上述措施生效之后，不少年轻的犹太人明智地离开埃及移居以色列或欧洲。年纪较大和生活较好的犹太人却不愿离开这个被他们视为家乡的国土。尽管生活贫困并且遭到各种不平等对待，这些人仍在这里生活了两年时间。一九五六年埃以战争爆发后，所有犹太人都被抓了起来，欧洲出身的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他们的财产统统被没收。到一九五七年，埃及犹太人中的大部分人又被释放，但是他们受到警告，如果不离开这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我在为今后的使命作准备过程中，阅读了许多有关埃及的情报和材料，对那些前纳粹分子的活动也有了初步了解。纳赛尔把这些纳粹请到埃及，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帮助他重建军队。

深入地研究了埃及的局势之后，我便开始寻找一个能令人信服地掩护我的身分的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断定自己有必要重新变成德国公民。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改写了

我的履历：一九三三年我没有离开柏林，而是进了柏林的莫姆森人文中学。中学毕业后我参加了隆美尔非洲军团第115师，在该师服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①。战后我在澳大利亚呆了十一年，作为跑马场老板发了财，并且自己也学会了育马。由于思念故乡，我又回到了德国。一年后我将从这个所谓的家乡前往开罗。

根据这份履历，我被派往德国，为的是在柏林申报户口。我到那里以后对当局说，我在以色列呆得厌烦了，想重新成为德国公民。上级和我都明白，我的伪装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有人对我的这份档案进行深究的话，那我的真实身分就有被发现的危险。唯一的办法是用伪造的护照进行工作。但是经过再三权衡，我们感到还是用真护照的风险小。这样，我便成了用真名和真实护照进行活动的少数几个间谍之一。

为了使人对我后一段历史的调查难以进行，我在德国要经常不断地更换住址。为了熟悉德国当时的情况，我将在此逗留十二个月。

最后，在动身前往德国之前，我进行了最为重要的一项准备工作：仔细地了解一下埃及情报机关的组织结构，这是在埃及进行间谍活动的前提。纳赛尔政府建立初期，埃及情报局得到了扩充和大规模发展，间谍活动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后来竟发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军事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陆空侦察。地方情报机构由两个部门组

^① 这段历史与我在埃及参加英军审讯这个军团俘获的战俘时的情况完全假合。我在审讯中了解到许多情况——军官的名字等等，这可以帮助我在必要时随时掩盖我的历史。

成，下设若干处和科。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的特别情报局，另一个是秘密警察局。特别情报局直属总统领导，因此拥有通天之权力。它有权不经正式批准就处决人，拷打被拘留者，进行恐怖活动和没收公民的财产。它的职权范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它除了负责间谍和反间谍任务外，在许多情况下也行使警察的职责。秘密警察局则由内务部长领导，主要负责国内安全工作。它很少参与刑事案件的侦察，类似案件一般是由治安警察办理的。

这两个组织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常常发生摩擦，以致有时互相刁难，互不交换情报，从而影响了双方的正常工作。

两个组织各自拥有一批特情人员。实际上，埃及的每一个服务人员、门卫看守、出租汽车司机、房东老板、旅馆职员、招待员、小商小贩以及乞丐，都有可能是或实际上就是警察的义务耳目。他们会向警察报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谁如果拒绝合作，他就会丢掉饭碗，被吊销营业执照，有时损失甚至比这更大。情报局和秘密警察虽然用这种办法可以随时轻而易举地监视每个人的活动，但是他们得来的情报并不总是可靠的。在许多情况下，当耳目感到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提供时，他们便随便捏造情报，以此来博得警察局的欢心和好意。有时耳目还出于个人的报复心理诬陷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局总是不问青红皂白，先把人逮起来拷问一番。

在欧洲人居住的房间和住宅里，大都装有窃听器和电话窃听装置。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在扎马利克区伊斯梅尔—穆罕默德大街租下第一所住宅后，一位后来当了美国副领事的美国人找到我并对我说，他是我这所房子以前的房客，并从

我的电话中取出一个暗藏的窃听器。我把窃听器掷在了一旁。第二天从电话局来了一位官员，要求对我的电话进行检查，一会儿电话便又长上了耳朵。

还有一次，我和妻子应邀去挚友汉克·文克巴赫家作客。他是个荷兰人，当时担任壳牌石油公司驻开罗总经理。当我们踏进他那豪华别墅的会客室时，他请我们先去酒吧间喝上一盅，并对我们说：“先别出声。”然后他狡黠地一笑，把酒吧间后墙上的一块大镜子移向一边，指给我们看一个暗藏的窃听器。他用阿拉伯语说了一大堆好话，然后摘下窃听器对我们说：“行了，现在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了。明天准会来人维修。”

在埃及期间，我和妻子不得不时常留神无处不藏的窃听器，并对我们的住宅也进行了检查。为了防止谈话可能被窃听，我俩还编了一套暗语。比如我们称以色列为“瑞士”，把以色列情报局叫作“奥托舅舅”，拍电报的暗语是“再来一次”等等。重要的谈话我们一般是在没有窃听可能的户外进行的。

埃及国内的反间谍机构一直是最活跃和耗资最多的机构之一。它在国外的间谍活动相比之下就要逊色多了：效率低，协调性差。它有一个反间谍处，专门分管以色列，还有一个负责训练亚丁的游击队的处，一个专门负责绑架敌国间谍的处等。埃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它国进行暗杀和颠覆活动，其对象有沙特阿拉伯国王以及他的兄弟费萨尔，摩洛哥的哈桑国王，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和利比亚国王伊德里斯。埃及还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财力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进行输出革命。尽管这样，它在国外

的情报和间谍工作，比起国内的来还是相差甚远。当然，如果没有“人人揭发”的制度，特别情报局在国内也将一事无成。

埃及的国内反间谍机构后来常常令人感到好笑，因为埃及不但有泛滥成灾的国内特务，他们以猜疑的眼光监视着自己同胞的一举一动，而且还有大批货真价实的外国间谍，他们也同样以猜疑的目光监视着埃及的特务、百姓、官员、国家领导人和部长们的活动。开罗和亚历山大是两个庞大的情报基地。人人都在监视别人。这样做要么是因为得到了报酬，要么是由于受到某种压力。外国人，如德国的飞机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导弹制造专家，常常会受到埃及秘密警察、军事反间谍机关、特别情报局、以色列情报机关、英国或其他国家的情报机关的盛情款待。然而，外国人也并不是唯一被收买的对象：埃及管理部门和政府机关受到这些组织的渗透，其半数工作人员受到这些组织的收买。有时候情报机关甚至互相邀请。因此，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邀请埃及特别情报局的人吃饭，这是不足为奇的；同样，如果在某个较高级的社交场合同时碰上特别情报局、以色列情报局，或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这也是毫不稀奇的事。这就是我现在将要闯入的世界，一个尔虞我诈、互相猜疑、令人防不胜防的世界。在我为德国之行，从而也是为开罗之行作了这些准备之后，我才稍稍弄清我将遇上一个什么样的多头怪物。